



天路弯弯守平安

记西藏自治区公路局雁石坪养护段路政所负责人次军

■本报特约记者 晏良 通讯员 张鑫

某工兵团,从此与天路结下不解之缘。

加入“哪里不平哪里有我”的工兵序列,次军所见是山、所遇是川,很快成长为出色的探路者,修路、架桥技能全面过硬,多次获得“优秀士兵”“优秀操作手”等荣誉。3年后,次军脱下军装,转战地方。虽然城镇岗位诱人,但他申请到平均海拔4700米的西藏自治区公路局雁石坪养护段工作,甘当天路“守护神”。

报到当晚,次军就抓紧熟悉公路养护相关资料,伴着孤灯熬到拂晓。然而,次日出行,不熟悉作业流程的他先试着清理路面杂物,工友们却先填坑补坑槽……

军人出身的次军没有向一时的挫折低头。从普通工人到工区长,后来又当上路政所负责人,勤学肯干的次军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公路养护经验。

“车多遇上下雪,最容易出事。”次军正说着话,就看到一辆越野车如脱缰野马滑出路基,好在有惊无险,车刮掉了漆,人没事……

目送越野车安全驶离,次军召开短会,进一步完善抢险保通预案。他所在八工区坡陡弯急,雪大气温低,怎样降低行车安全隐患?如何提升应急抢险能力?次军清嗓门,吹响战斗口号:护路保通全覆盖,关键少数表率。

而他,更要作“关键少数”的表率。次军提高保通级别,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要求工友轮流值班,随叫随到。他则担任“一号巡视员”,有一段时间就上路巡查,带头统计上下行车车辆的流量变化。

与次军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有一手”。次军张开十指,满手老茧,天路上的许多保通经验,都出自他这双粗糙有力的大手。比如,设施缺损影响行车安全,可以突破先报告后补救的限制,急事先办再补报告。又如,补坑不怕费料,要求按照“圆坑方补、小坑大补、浅坑深补、及时修补”的原则,使公路病害“手到病除”。再如,推行预防性养路计划,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放大看,禁于未萌,止于未发。

“有困难,找次军”是天路行者的共识。2017年9月,李云一家自驾游经过雁石坪附近的无人区时突遇翻车,孤立无援的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深夜,李云看到了远方出现一束微光。“快看!有光!”李云顶着严重的高原反应,摇醒处于昏迷中的家人。

那束微光由远及近,是次军在带队夜巡。那一夜,高原大雪,寒风呼啸,但坐上路政巡逻车的李云一个个心暖。“现在呼吸好点了吗?”“要再喝一点温水吗?”次军像对待家人一样对他们关怀备至。

大雪又不期而至。青海一家物流公司的车队被困唐古拉兵站路段,进退不得。次军逆行而战,除障保通。支援力量调集保障物资前往堵车路段,大家众志成城,耗时四天,终于打通“雪梗阻”。听到司机鸣笛致谢,次军下意识地向敬礼标准军礼。

虽然离开军营多年,但次军无数次梦回号角连营。他的“口头禅”,依旧兵味十足,“看我的”“跟我来”……

参军三载,受用一生。次军把当兵时的好习惯,用到养护作业中:出工前先检修车辆,提醒工友穿戴标志服和帽子;施工时设置安全标识,做好预警;接装后带头熟悉性能,做到“门儿清”……

迎着天路上的第一缕晨光,次军又踏上护路征程。尽管身上的衣服从绿色军装变成橘红色工装,但不变的是他热爱高原的滚烫初心。

最美退役军人

一阵“回旋风”,让西藏安多县雁石坪镇出现倒春寒,也让次军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当下正是雪域高原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进出藏车辆明显增多。作为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枢纽重镇,雁石坪也成为不少南来北往客的必经之地。

前方一辆军车驶来,次军在路边立正站好,抬起右臂。一个标准的军礼,“暴露”了他的从军经历。

1997年,次军人伍来到西藏军区

战“疫”,他们重返战位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中的退役军人群像

■本报记者 孙兴伟

“若有战,召必回”。无论戎装是否在身,军人本色早已融入血脉。

湖北告急,武汉告急,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疫”中,一大批退役军人重返战位,书写着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一)

从抗击非典到汶川抗震救灾,再到赴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赵孝英都曾缺席。这次战“疫”,她再次主动申请上了前线。然而,和往年出征不一样的,这次驰援武汉,赵孝英的身份是一名退役军人。

2016年,赵孝英脱下穿了25年的军装。虽然不舍,但她心里明白,人民军队必须有新鲜的血液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转为医院聘用人员后,赵孝英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依旧是病人的朋友,是科室的大姐。

“一日穿军装,终身是军人”。医疗队队员张丽敏2016年退役后,果断选择留

在原岗位工作,只因为“我舍不得军营”。作为一个多次参加过重大卫勤任务的老队员,张丽敏在传染病防控、突发事件处置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疫情发生后,张丽敏多次请求参加医疗队,她说:“我有经验,必须第一时间参与救治。”

无论是否穿着军装,退役军人的血液里、骨子里流淌的依然是兵的基因。大年初一,王泓收到医院将成立医疗队的消息,想都没想就立刻报名。“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去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初的誓言。”

从地方特招入伍的王泓,在超声诊断岗位工作了21年,2018年成为一名自主择业干部。这次出征前,考虑到父母年纪大了,怕他们担心,王泓和家人商量好,告诉父母自己还在南京上班。即将升入初中的女儿也很懂事,“妈妈,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谁都知道,直面疫情,付出的不仅是心血,甚至还可能是生命。然而,在医疗队中,与现役军人并肩战斗的退役军人,从未有过一丝的迟疑。



武汉退役军人志愿消杀队帮助当地加速复工复产

一片“兵心”,助力“重启”

■马程成

伴随武汉“重启”,当地复工复产也已按下“快捷键”。在日忙忙碌碌的城市中,有一支身穿迷彩服的队伍穿梭在武汉市的写字楼和商铺之间,义务开展消杀工作,助力企业和商铺更快更安全地恢复生产和经营。

这是一支由22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消杀队。“这支队伍是在抗疫志愿队的基础上成立的,疫情发生初期主要协助医院和社区做好防疫保供工作。”据参与队伍组建的某企业负责人傅博介绍,起初大约有100名退役军人加入抗疫志愿队,参与配送医疗救援物资、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卡点值守等工作。

“我们曾与湖北蓝天救援队进行了50多天的合作,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武汉各场所的消杀任务非常重。”得知

这一情况后,抗疫志愿队长蒋华与队友商议成立志愿消杀队,为商铺、市场、福利院、老旧小区等进行义务消杀,得到队友的大力支持。抗疫志愿队迅速派出队员到蓝天救援队接受专业消杀训练,随后这支22人的志愿消杀队组建成立,并进行明确分工,为接洽审核、现场勘查、制定方案、现场施工等作业环节制定规范。

3月29日,志愿消杀队在金银潭工业城商户、蓝焰电商城仓储中心开展消杀服务。3月30日,他们对3个即将复工的场所义务消杀,消杀面积12万多平方米……“我们做志愿服务不图名利,只愿家乡更美好。”蒋华介绍,消杀所使用的设备装置、人员车辆、药水油料、干粮饮水全部由志愿队队员自备,不收取任何费用。

退役军人张红全带领医护人员全力开展医疗救治

一颗红心,慎终如始

■彭晶 柯磊

本报记者 赖瑜琦

“抗疫尚未成功,我们仍需努力。越到最后越不能松懈,一定要坚持到胜利的最后时刻!”4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在武汉市黄浦区爱民医院院长、退役军人张红全看来,他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要慎终如始开展救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早在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前夕,该医院就率先收治了100多名发热患者。然而,这家民营医院当时并不具备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条件。眼看着确诊患者越来越多,张红全心急如焚,多次向黄浦区卫健委主动请缨,希望医院能参与防疫救治工作。

2月5日晚,爱民医院被确定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张红全迅速带领工作人员完成病房改造,具备了隔

离收治的基本条件。2月8日,医院正式开始收治确诊患者,当天就收治50多名。

作为一名医疗战线上的老兵,张红全先后参加过‘98抗洪、抗击非典和汶川抗震救灾等救援任务,医疗救治经验丰富。在疫情发生初期,他就带领团队全力投入到患者救治工作中,探索多种救治方法,争分夺秒挽救患者生命。为了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张红全集中全院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2个多月来,他一直吃住在医院,以便患者出现紧急情况时能第一时间赶到病房,“我是老党员,也是老兵,最困难的事必须由我上。”

截至目前,在张红全团队的精心救治下,该院已成功治愈200多名确诊患者,全院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无一感染。

作者供图

一位一等伤残军人的心愿之旅——

用我最后的光亮,留住你们青春的模样

■彭博

“我快看不见了,所以更想去看看那些老同学,这辈子还能看他们几次?”一位年过半百的一等伤残军人,开始了一次跨越近7000公里的行程。

——题记

1984年仲夏之夜,一列开往祖国南部边陲的火车徐徐启动,数百名年轻的军人把身子探出车窗,挥动着手臂高喊——“再见,母校!”

“再见,妈妈!”
“再见,妈妈!”
车厢里,一名军人用小号动情地吹起了《再见吧,妈妈》。悠扬的曲调在车厢里回荡,彭家平和身边静静聆听的战友们,思绪万千。

从原长沙工程兵学院毕业时,本可以留校任教的彭家平与同学主动写下请战书,请求前往前线。有人劝他们:“国家培养你们大学生不容易,如果去前线牺牲了,值吗?”

“生命只有一次,与其病死、老死,不如为祖国、为人民在战场上献出自己的一切,这样是光荣的、崇高的。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愿做地雷,把自己粉碎!”请战书上,彭家平这样写道。

奔赴前线前,彭家平与战友林勇、吴正庚、袁育民等合影留念,并约定凯旋

时要比比谁胸前的军功章更多,如果“光荣”了,活着的人要替牺牲的战友尽孝。

彭家平与战友随部队到达边境前线,他们的任务是排雷捕俘,构筑工事。1985年1月9日,彭家平听闻战友被困雷区的消息,虽然他即将轮换至后方休整,但毅然受领任务:“连长,我是干部,也是党员,让我去吧!”连长望着眼前这个清瘦弱小的军人,犹豫了一下说:“那就让副班长陪你去吧!”

当抢救伤员的雷区通路开辟到40多米时,彭家平不慎触雷,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他倒在血泊中。“排长!”副班长哭喊着冲了过来。“别管我,快去排雷!”彭家平强忍着剧痛吼道。经过简单包扎,他坚持着躺在担架上指挥战友辨别通路,直至失血过多陷入昏迷。

再次醒来时,22岁的彭家平眼前几乎一片漆黑。医生告诉他,他右眼失明,左眼仅剩0.1的视力,部分右手掌和左小腿被截掉,30多块弹片留在他的体

内。得知战友林勇、吴正庚、袁育民、唐伟胜和谢祥华牺牲后,彭家平愈加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伤愈后,荣立三等功的彭家平在组织关心下成为原长沙工程兵学院的一名教员。然而,满身的伤痛给彭家平带来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穿衣、吃饭、行走这些最寻常的事,装上义肢的彭家平却要靠他人协助才能完成。

生活的艰难,不止一次让这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七尺男儿潸然泪下。他几度想过还不如当年“光荣”了,这样就能把最青春、最美好的形象留在世间,不受生活的煎熬。多少次深夜里,他辗转反侧,痛苦地思索继续活下去的意义。直到那一次,他翻到与几位牺牲战友的合影,想起了与他们的约定,内心被深深触动:他要替他们好好活着,决不能被生活的苦难击倒。

彭家平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中。2007年,他加入《高级英语视

听说》编写课题组。彭家平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盯着电脑屏幕时间长了,眼泪就止不住。妻子看见了心疼他,他总是笑着说:“没事,我能行,这总比打仗好吧!”半年后,这套教材荣获国防科技大学自编教材一等奖,并被列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彭家平也因工作成绩突出,两次受到嘉奖。

与生活困难的斗争,让彭家平获得了新生,但长期“过度”用眼也在加速蚕食着他的健康。从医生口中得知自己随时可能会失明后,彭家平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心中的那份信念也愈加强烈:他要用最后的光亮,去看看牺牲战友青春永驻的地方。

在几位战友和爱心的帮助下,彭家平踏上了看望牺牲战友的旅途。2016年11月,他们来到湖北黄陂,慰问烈士袁育民的家人。在袁育民的墓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彭家平哭得像孩子,“育民啊,你

连87式军装都没能穿上,今天我把07式军装穿过来了,给你好好看看……”

2018年9月,彭家平看望了烈士吴正庚的亲属后,又专程前往云南麻栗坡县为吴正庚扫墓。那时正值雨季,当地泥石流灾害频发,同行战友劝他:“要不下次再来吧?”彭家平急得眼泪都快流了出来:“我已经等了30多年,还能看他几眼?”几经辗转,彭家平一行终于来到烈士陵园,陵园地处山坡,有上百级石阶,彭家平在战友的搀扶下艰难地走了上去。祭奠完吴正庚烈士后,彭家平带着他当年与吴正庚的合影攀上那个山头,将从烈士墓前采下的兰花轻轻地放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2019年10月,刚做完手术的彭家平前往广东茂名和潮州看望烈士谢祥华、唐伟胜、林勇年远的父母。“林勇,我来看你了,别怪我来得迟了啊!”在烈士林勇的墓前,彭家平整理好军装,用那只被地雷炸伤的残掌向林勇敬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至此,这趟历时35个月、行程近7000公里的心愿之旅终于画上了句号。

“即使我看不见了,我也会保持牺牲战友带给我的动力,做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牺牲、我们的坚强,就是军人的选择!”

作者供图